天地的叮嚀

〈天地的叮嚀〉曾在《中央副刊》與「靈鷲山基金會」共同舉辦的首屆「宗教文學獎」的決審評論裏被批評為「在思想上沒有太可取之處」；任何其它的批評，我可能都置之一笑，但對這麼一篇以「支解四大」來隱涵「支解意識」或者提醒讀者們在閱讀過程裏「逆反意識」以免遭到概念愚弄的〈天地的叮嚀〉，這個「在思想上沒有太可取之處」的評語，我就只能解讀為〈天地的叮嚀〉的思想太過深邃，幾近「大辯忘言」或「聖默然」的境地，而讓見多識廣的評委們感覺不出其中的思想。

這個說法是否言過其實，我讓讀者自己去評斷，但任何人在瞭解〈天地的叮嚀〉之前，必須對「四大」有所瞭解，對「無眼耳鼻舌身意」(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有所瞭解，然後他才能瞭解在支解「四大假合」的過程中，棄絕觀念的「反思想」作為佛家以「還滅門」做為一個重要修行法門的主要內涵；最起碼，他必須瞭解莊子〈庖丁解牛〉的寓言，旨在「以無厚入有間」的「養生」主題來強化「精神自我」，藉以破除世俗捆縛，最後才得以追尋「道」的體現(取材自王邦雄教授的〈解牛之道在解自己〉，《中副・方塊》，10/8/02)——這個承認「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的謙德，是瞭解以「天葬」為意象的〈天地的叮嚀〉的先決條件。

我將自己的思維埋藏得這麼深，實非得已，因為在末法時代，「談經說法」已對剛強眾生失效了，更可能被狂妄自大之輩扭曲，所以我只能以文學手筆不露痕跡地將佛法哲理種下一點佛種，以待未來劫裏的開花結果。當然由於埋藏得太深，也很容易為懵懂無知的世人所屈解。這真是很難為的。

我現在就將這個難處點描出來。我在〈天地的叮嚀〉裏努力描繪一個寄居荒山野嶺的出家人在一段「不應存有」的生命戀情結束以後，獨力拖著層層捆綁的屍身前往天葬臺，並於板車在泥地上拖

出的印溝裏，認識到人的死亡與高原上的一切石頭與樹木的凋零一般，原來就是大自然「亙古長存」的本相；但是這麼一段深邃的「死亡之旅」並沒有知音，反而遭來許多感性的批判。

話說我寫完〈天地的叮嚀〉以後，在親朋好友裏傳閱了一圈；這些「親朋好友們」大多為佛教界人士，但是他們讀完後，向我激烈地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其一、毛骨悚然——這些人認為我在小說裏刻意塑造一個不必要的殘酷效果，更以頭皮發麻的清晰敘述與凸顯灰黯的冷峻剖析來營造一個恐怖的情節，所以令人讀了很不舒服，有如被架逼著上了一個屠宰場去觀看殺戮現況，因此除了作嘔以外，只想趕緊逃離文字的牽絆；其二、悲天憫人——這些人認為我在小說裏刻意以散文的手法與詩意的情懷去美化「萬物芻狗」不可悖逆的共同命運，更以清淡自在的筆觸去散發生命內斂深沉的本質，所以令人從平靜的敘述裏，激起一股憐憫所有生靈的種子，因此心裏異常平和與沉靜，好似與文字融合在一起。

這兩種心態反映出眾人根性的不同。其實，過份的恐怖與悲憫都不需要，因為〈天地的叮嚀〉所「歌頌的不止是死亡表別狀態的存在，更是生命赤裸裸的呈現」；這裏的訴說，不會比路旁裸露的蜂鳥遭受螞蟻嚙咬來得殘酷，也不會比刀俎魚肉成為人類饗宴來得恐怖，更不會比前世達賴喇嘛夥同清朝的邊疆大臣對前世夏瑪巴進行「大卸八塊」來得凶暴。

這該從何說起呢？這麼一位被驅趕出廟的出家人(也就是「本質上」的出家人而非「現實存有」的僧侶)如何能在文學感傷裏紓解歷史紛爭呢？這麼一位在哲學上呈現一個「本質先於存在」的僧侶，如何能掙脫政治陰謀與宗教迫害而融會「文史哲」於一爐呢？從各個角度來看，這本《懷疑與恩寵的故事》或許就是在描繪一個沒有名銜的出家人如何踽踽獨行於「亙古長存」的時空裏罷？

我提這些問題是很哀傷的，因為當一位僧人以一個不被世俗認同的「非存有」身份拖拉著一個「不應存有」的名銜概念(或有名無實)，卻只能從「死亡的滯留」(傳承被迫中斷)裏感受「內存有」(being-in)在「亙古長存」的單獨現起意義，即是我在步步驅向天葬臺的途中，哀傷自己的無能，並

感激夏瑪巴在不受認證的兩百年中，與眾生所維繫的緣法——起碼是老師與我的因緣。因緣是說不清的，所以我藉著天葬師支解女人屍體(名銜的消亡)將夏瑪巴在歷史裏所受的酷刑散播於大自然的更迭中，並將其「死亡的滯留」藉著「內存有」的擴展而還原為「共同緣起」的一部份，藉以闡明夏瑪巴悲憫眾生而以其「四大支解」來成就眾生的「四大假合」。

當然我無意在此批判歷史，尤其不敢以纖弱的文學思維來掀起歷史的遮掩；我也無意替夏瑪巴的歷史冤屈平反，畢竟從哲學的意義上來看，「歷史冤屈」原本就是歷史之所以為歷史的本質，更何況對當代的中共政權來說，清朝的歷史實在太久遠了——中共連現代的「文革」與「六四」的「冤、假、錯案」都平反不完，又如何有餘力來回顧一段清朝的偏遠歷史呢？

「夏瑪巴判國」這個「歷史現象」乃至「政治現象」多年來已成為中共的歷史定鑠，不僅探索其「真實性」的學者厥無，就算有那麼幾段極其稀有的歷史論述幾乎也都屬於「史學理論」的運用，鮮有進入「史學理論」研究本身的領域，遑論要探索「史學理論」本身的拓展而進入「理論哲學」的領域了。其實在任何一個特定的社會中，由於時代與環境的變遷，不止人羣的關係、組織與行為模式環環相扣，而且交互影響，所以幾乎與政治脈動息息相關，而當一切都隨著政治的混亂現象起舞時，「文學」則嘗試從其糾葛狀態之中走出來，去展演一個人如何在特定的社會與政治氛圍下表現、紓發其情緒，「歷史」當然無力糾纏當代的人羣，只想交代這麼一個特定社會的人羣行為的來龍去脈，而「哲學」卻更隱藏，只能走到這羣人的行為與情緒背後，將其價值觀念挖掘出來。

本末倒置的是，在「文史哲」的交匯中，「政治」原本就是微不足道又極其短暫的，但卻操控了「文史哲」的發展；更由於「政治」雖然也是一個人心的匯集狀態，但卻是非常低俗的外在顯現，所以其操控就使得「文史哲」融會一爐的「表別狀態的存在」不可能，於是自古以來「文、史、哲」往往各行其是，反倒顯得融會「文史哲」是一種愚蠢的想法——這個荒謬現象我藉著〈天地的叮嚀〉裏的死亡氛圍來予以破除。

職是，「死亡的滯留」只宜被當作是一個「以死喻生」的哲學涵意，「大卸八塊」則應被引用來檢視人類的凶殘本性在宗教迫害裏所流露出來的錯愕難堪。這是我藉著〈天地的叮嚀〉迴向給所有同緣共業的眾生的一個目的，畢竟說到底，宗教迫害也是世人同緣共業的外在顯現。

雖然回顧歷史不是我的本衷，但是我仍然期盼世人在無能回顧歷史的情況下，能藉著我柔細的文學思維在天葬師的「支解四大」中探索，為何宗教迫害不止存在於政治的暴力與掠奪中，更存在於一羣以自身的生命為基石與企圖擺脫身軀羈絆的僧侶之中？政治原與「暴力與掠奪」是等義詞，我們就不去說它了，但是「宗教」在追求生命解脫過程中卻與政治掛上勾，明爭暗奪地一起施展「暴力與掠奪」，其智慧又如何糅和於慈悲裏呢？

這段夏瑪巴在歷史上的「宗教迫害」，我在為《中副》與「靈鷲山基金會」寫〈恐怖與悲憫〉的「導讀」時，一併予以刪除；我不是不願深入，而是覺得這段歷史太過詭譎、太過殘忍，又牽涉到太多的宗教界人士，所以不宜過早引起揣測與臆想，畢竟「大卸八塊」的示現以及「眾緣不和合」的「空性」不是一般人的平面思維所能瞭解的。不過縱使我將這篇「導讀」限於「意識支解」的導引，兩個刊物還是顧忌、還是猶豫，也不知因為編輯的方便，還是不可說的緣由，反正就是不願披露。

現在我想是時候了，藉著《懷疑與恩寵的故事》的完整披露，藉著〈天地的叮嚀〉裏天葬師的「大卸八塊」，世人應該可以糾正其「不知生、焉知死」的生命態度與「入土為安」的逃避情緒了，再然後可以嘗試去瞭解「死亡與生命」原本是一對一顯皆顯的概念——不瞭解死亡，我們永遠不可能瞭解生命，更不可能破除「生死的輪替」，最起碼，我們也應將「死亡」與「生命」竝峙為意，由其不足以連貫而直捷言之的委曲之處，讓彼此迴盪其存在之意義；換句話說，這麼一段深邃的「死亡之旅」可被用來檢視「後現代」人類的孤獨與疏離心態乃是因為窒息與乏味的「二分法哲學」所導致。

這麼一幅在荒原蹣跚步向祭禮的情景是我所能獻給那些一向堅持「存在先於本質」的存在主義學者最佳的貢品。當然我在獻上貢品時，內心仍然是焦慮的，因為在這麼一堆傷歎的文字裏，我仍舊

找不到瓶頸的出口；或者我應該說，我雖然找到了瓶頸的出口，但卻因缺乏熱情與勇氣，所以我只能藉著文字的殘骸散發出我生命中最空洞與沉寂的痛苦——這是唯證覺才能體認的，任我怎麼在文字上翻騰都沒有用——也是我寫文章最深沉的悲戚。

既然「這是唯證覺才能體認的」，所以對沒有開悟的我來說，「最後的領悟是講出來的」（焦桐語），至於七次重疊複句的「手起刀揚」則是我藉著一連串明喻(simile)與隱喻(metaphor)，甚至轉喻(metonymy)與提喻(synecdoche)將我自己這個無法證覺的意識「大卸八塊」——〈天地的叮嚀〉原本就是一個「抽象概念建構的逆反過程」，更是一個我解剖「死亡與生命」的抽象概念與瞭解抽象概念對意識的迫害作用的「反思」過程，或沉澱意識的「靜坐」過程。

了解這個「自我意識的支解」是讀〈天地的叮嚀〉的關鍵，所以從「詩的意象」角度來看，其「大卸八塊」的景況正是一個逐一從「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到「末那」第七識的支解，但由於在「阿賴耶」第八識的本體裏，無法對「阿賴耶」支解，所以我只用了七次的「手起刀揚」。

「支解自我意識」是很乾澀、而且殘酷的，不止處處受阻，承載意識的文字與概念更無時無刻不伺機而動；但是認真來說，就「支解意識」或「支解業行」的過程來剖析，以七次「手起刀揚」來肢解軀體還不夠透澈，「十二緣起」的「還滅」還得有十二道關口呢。

困難的地方是這種「灑狗血」的文學手法真是會引起「文學風流」人士的反感，所以倘若讀者因此而覺得厭倦，我也只能說聲抱歉，並勸你浸淫在「溫馨可愛」裏；只不過，如此一來，探究死亡的「宗教」與描繪生命的「文學」所結合而成的「宗教文學」可能就只能存在於感性的「溫馨可愛」裏，而無法一探思想的究竟了——這個「文學獎」題旨的過早設立，甚至是一種阻礙思想的設立，對「破迷啓悟」的佛法而言，未免有些遺憾。

「宗教與文學」的結合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有人說「文學」即是「人學」，卻又在「人學」裏無法就「人」加以定義；「宗教」處理的原本是「人」的問題，但也在「神造世人」與「四大假合」

裏有了齷齪。在這麼一個混淆之下，「宗教文學獎」的主題是否應定調為處理宗教人士與世俗之感情或恩情，實不該過早下定論；從「宗教」是一種證悟，理應結合「文史哲」，甚至應置於「文史哲」之上的角度來看，所以「宗教與文學」的結合應是一種自剖自省的產物，而不應淪落為故事的敘述，甚至是庸俗的故事鋪陳，但不幸的是，大多數人讀文學作品，只要求與時代書寫迴應，思想乃墮。

我衷心希望有志推動「宗教文學獎」的文學界人士能夠有此胸蘊，將文學提升至宗教的領域，而不是將宗教拉低來詮釋文學；不論有獎無獎，世界文壇久已嘗試將宗教拉低來詮釋文學，所以倘若「宗教文學獎」太早定調，充其量也只能步他人的後塵，與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沉默》或美國作家葛林的《權柄與榮耀》看齊——西方的「神學思想」掙扎不出「二分法」的宗教哲學也就罷了，但是東方有自己的融會宗教哲學，卻甘願受控於「二分法」的邏輯推衍，實在是非常不足為取的。

不過文學作品好似不宜有思想，更不宜有「反思想」。這個普遍為世人所接受的認知正是世人的「同緣共業」所造成的，所以人人都得受著，因此我們也只好持續在「溫馨可愛」裏坐看大行其道的「意識流」作品披著「意識」的外衣陳述諸多「被意識導引的行為」了；我其實早有自知之明，也早已預知這麼一篇〈天地的叮嚀〉執意掀起「意識流」作品的遮掩、而直趨「思想」本體的作法，是無法引起共鳴的，所以我才選擇了一個高原荒漠，讓自己踽踽獨行來獻上我的祭品。

正因為我認知這種逆反意識的過程很乾澀，所以我刻意以「熟極而流」的文字美學來抗衡；更因為我走不出自己的悲戚，所以我刻意以略帶詩意的唯美手法來沖淡天葬的血淋淋畫面。這個手法，其實是我模仿楊照的《迷途的詩》所編撰出來的。雖然我始終不明白「詩」為何會迷途，但我對楊照行雲流水的筆觸有些領悟——詩詞上的領悟——於是我就依樣畫葫蘆地表達出我對生命的哀傷。

這麼一篇「以死喻生」的小說卻糾纏著文字美學的刻意營造，當真是令人不堪承受。我寫完了以後如釋重負，卻也不禁在心裏責怪起旅居洛杉磯的戴文采小姐，因為這一個「起心動念」，完全是因為戴小姐在電話裏批評我的小說所用的文字過於乾澀，所以我乾脆就逆反〈荒山石堆〉的平乾手筆

而唯美派起來了。當然我在心裏對這種「文字美學」是不以為然的，所以我一邊詩情話意，一邊引用天葬師的「大卸八塊」，將自己的詩意支解了開來。

值得一提的是，我寫〈荒山石堆〉與〈天地的叮嚀〉的這段時間，正是我的老婆以四十歲高齡懷上頭胎的妊娠時段，所以對一個賦閒在家、全職照顧老婆、卻被「君子遠庖廚」的習性折騰得雞飛狗跳的我來說，其實充滿了對生命奧祕的感懷，但是為甚麼這樣一個「美化萬物芻狗不可悖逆的共同命運」情懷，在落筆時卻成了「平乾」與「大卸八塊」的文筆？那就很耐人尋味了。

這裏我透露一個祕密，沒有證悟的讀者讀這些文章時要直觀，有證悟的讀者，不必我多說，可直截感覺這些文章所散發出來的氣場，因為每篇文章就像人一般，四周都充盈著氣場，其強弱正邪與文章(或人)的理念有關，甚至與讀者所散發的氣場也有關，所以倘若有所感應，其場域往往成倍數地擴張；因此對有證悟的人而言，讀文章根本不必逐字循句地讀，一接近文章，心裏就有數了。

這個觀察不是我證悟的，而是我一位好友告訴我的。至今這位好友仍將〈天地的叮嚀〉置放於她的佛堂裏，與《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與《地藏經》等經典擺在一起；有很多時候，我都搞不清楚〈天地的叮嚀〉是否經她的護持才得以見世，因為這種「大卸八塊」的小說實在令人很受不了，但是起碼我知道，〈天地的叮嚀〉所散發的理念是「正思維」的屬類——我的文章篇篇都在我的佛堂裏徵尋護法的批判與護持，這也就是為甚麼我敢理直氣壯地將自己的思維「大卸八塊」的原因所在，而我的這位好友為了製造女兒入胎的生養狀態，在老婆的調理上費了很大的精力，令我感激不已。

不論我以「大卸八塊」來支解自己的意識或破解「文字美學」是否矯枉過正，這種以略帶詩意的唯美手法來沖淡血淋淋的畫面在「反意識流」裏實在大煞風景；但是倘若「散文的，獨白的形式」在「意識流」裏早已蔚為風尚，卻苛責「反意識流」「不屬於小說的敘述方式」，那麼從勃朗寧夫人(Elizabeth Barret Browning)的「韻體文小說」(verse-novel)《Aurora Leigh》形式來看，有這種「反韻體文」的小說理念可能真的就是「在思想上沒有太可取之處」了。

這個批評對執意深入思想的我來說真是太強烈了，所以我讀到這個批評時，猶如當眾被人摑了一個巴掌；但是如果〈庖丁解牛〉在文惠君的議會廟堂進諫「由儒入道」都有所困難，我卻藉〈天地的叮嚀〉陳述「由道入佛」的循序漸進，豈非癡人說夢？看來文學，甚至任何的藝術化境，根本無法直取思想，因為其形式表現必定受限於文學與藝術的成規，而不得不將思想深深地隱藏起來。

人類的意識掙扎就是如此莫名其妙，而這個掙扎出意識枷鎖的探索才是我藉著〈天地的叮嚀〉迴向給所有同緣共業的眾生的終極目的——要注意的是，「宗教」、「文學」、「宗教文學」，乃至任何形式的「藝術化境」都只不過是一堆「抽象概念」，而〈天地的叮嚀〉正以一個「抽象概念建構的逆反過程」來質疑這些「抽象概念」。

讀這麼一篇也可被看成是一種「創造性批評(或詮釋)」的〈天地的叮嚀〉，一定要走出「眼耳鼻舌身意」的愚弄，從「地水火風」著手才能竟功；另外一個關鍵是，不要忽略了故事的地點在拉薩附近的色拉寺天葬臺，更在中國共產黨以「無神論」意識控制「藏傳佛教」的西藏裏。

「大卸八塊」讀來或許殘酷，但是比起喇嘛所遭到的「非人道」待遇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從這個角度來看，「大卸八塊」其實正是支解漢人所造下的罪衍(歷史與現行皆屬之)，拋向橫貫歷史的藍天，餵飽劃破歷史的禿鷹，來迴向給鋪天蓋地的政治籠罩，來迴向給在布達拉宮前輕歌妙舞的選美小姐們對佛教聖地的侮辱，以祈求「同緣共業」的早日迴轉。

這一切用心當真是軟弱無力，不說了罷。最後我必須帶上一筆。我對天葬的瞭解啓蒙於楊文淑小姐從臺灣買回來的《天葬巡禮》。當我第一次在佛堂裏看到天葬的圖片時，視覺上立即起了不好的訊息，於是我匆匆蓋起畫集，逃避血淋淋的壓迫；直到我在推進〈天地的叮嚀〉的情節時，我才重獲機會，對著畫集仔細觀摩起來，所以與其說我在描述〈天地的叮嚀〉的葬禮情節，毋寧說我只是就著《天葬巡禮》的圖片集，一幅一幅地去感受生命與大地生靈的結合——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將這篇小說命名為〈天地的叮嚀〉，而不是先有題名，才有了情節與論述——這個「因緣法」很重要，因為

這與佛經的編撰程序相吻合。意外的是，我在這段觀摩裏，不再有不好的感覺，反而從天葬師所唱誦的的《斷行經》裏升起了崇敬之心。這個有點像是「後設」的手法就是為何小說會有「最後的領悟是講出來的」感覺，這個收穫正是我必須向楊文淑小姐致謝敬禮的地方。

說到「斷行經」，我必須說說〈天地的叮嚀〉所隱含的四個「斷教派」的階段：其一、「白色的分配」—以「自己的身體」變成精美食物，奉獻給「三寶」；其二、「雜色的分配」—將「自己的身體」變成精美食物，奉獻給「護法」，並藉其力量，排除「菩提心」生起的障礙；其三、「紅色的分配」—將「自己的身體」中的「血與肉」分散在整個空間，並奉獻給「鬼與魔」；其四、「黑色的分配」—將「自己的身體」變成眾生罪衍的「和合體」，一併解體，並奉獻給「眾生」。

這四個階段在〈天地的叮嚀〉裏歷歷分明，卻是我藉「天葬」來進行「淨化」的敘述策略，並在一種極端的範圍內，令「身體的執取」化為烏有，更自我耗盡而重新恢復「四大」尚未「假合」的「空」的狀態，不止徹底消除「幻覺」，更將一些衍生自「幻覺」的魔鬼(如空中的禿鷹)以及自身的「思維、愛慕、畏懼、興奮、疾病、煩惱、猶豫、懷疑」等一併化解；這樣的思想是「斷教派」顛覆其它「藏傳佛教」派別的特點，也是一種「轉能為所」的手段，因為其它派別均認為滌除了種種造成痛苦的思想染污(煩惱)以後，身體的痛苦也就消除了，但是「斷教派」先確立「身體的存在」(主觀的存在或能思考的主體存在)，然後再消除這個因為「身體的存在」所帶來的種種苦難(經過思考的客體存在或一種思想行為)，從根本上斬斷「推論的思考」，進而使思想淨化，甚至連「淨化過程」也必須一起斬斷，否則智慧不能生起，是為《斷行經》的基本精神。

我以〈天地的叮嚀〉來敘述「斷教派」的淨化過程，乃有鑒於當代對「身體的執取」已經到了一個荒謬的層階，不止「養生、健身」成了日常的行事準則，連「美容、整形」也成為當代人所能夠接受的社會應對準則；我對這樣的社會演變是無能為力的，所以只好在〈天地的叮嚀〉裏，先令這些荒謬現象不動(屍身的平置)再解構(屍身的解體)，然後令其消失(屍身的餵食)，其過程不應有受排斥

的東西，也沒有追求的目標，更沒有生靈，沒有魔物，甚至沒有「排斥與追求」的概念。當然這樣的敘述策略在一篇「美文」裏是不可能說得透徹的，所以才導致了焦桐以「最後的領悟是講出來的」來批判〈天地的叮嚀〉的語焉不詳。

其實我可以將它寫得很長很長，但是這麼一來就違背了「徵文」的字數限制，所以我為了因應字數的限制而支解〈天地的叮嚀〉，其本身就是將這篇文章看作「外在世界」的一個「和合體」(不論是真正的存在還是一種幻覺)，所以其「支解」猶若「屍身的支解」，很殘酷地將我在書寫過程所體驗的「罪衍、錯誤、災難、痛苦」也一併滅除，所以書寫上所構築的染污(煩惱)也就被滌除了。

這次趁著《懷疑與恩寵的故事》編撰成冊的機會，我本來也想將「斷行經」說個透徹，但讀了幾遍，我發覺這個因應字數而支解的〈天地的叮嚀〉，似乎把哲學的智慧與宗教的慈悲融入了文字的純美境界，更因為血淋淋的描述其實是對生命的無常最精緻的謳歌，所以使得操控情緒的思維因而得以層層超昇，而有了超越一切相對的語義、世俗的道德、差別的常識與辨證的知識的力度，而在文字上臻其純美的文字表述境界，是曰文字的「表別狀態的存在」。這是我對「後設小說」破除文字上的障礙的期許，唯其如此，「文字的純美」才得以在「純美的表述」裏，展現至真的哲學、至善的道德與至美的藝術的可能。這個收穫是《中央副刊》的「宗教文學獎」的意外促成，原非我本意。

順便做個註解，我經常為「後設小說」被後現代「比較文學」學者大書特書的現象感到荒謬，因為他們所以為的極為創新的小說敘述手法其實在佛經結集編撰時就已存在，而且除去極少數的佛經(譬如佛陀不請自說的《阿彌陀經》)，篇篇佛經都強調「法不孤起」的重要性；讓我引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法受持分第十三分》的一段經文：「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原文無標點符號，為便利「後現代」讀者的思維，我畫蛇添足，尚望不致屈解文義。)奧妙的地方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展演到「第十三分」時，才有了經名，前此十二分裏，「金剛要義」都是

在「無經名」的狀態下展現的，這種「概念先行」的敘述手法如果不是「後設」，又會是甚麼呢？對閱讀經典的後人而言，未開展經文之前，已受經名攝其意念，及至開展經文，「如是我聞」卻無經名宣說，但為便利「受持讀誦」，乃在後篇勉為名之。

這種敘述手法正是佛陀警惕學子們不可執著文字的一種「權說」，深涵「因緣法」的奧祕，卻不以「後設」之概念名稱歸納之。西方學者不懂「因緣法」哲學，更不知「後設」久已存在，卻自詡創造「後設形式」以詮釋「因緣法」；這種短淺視野我們也就不去說它了，但是東方學者自小就浸淫在「儒釋道」裏，卻以為「後設形式」為西方的藝術產物，不止羣起效仿，更人云亦云地以對象語言訴說「不要相信我所說的」，茫然不知「後設形式」的訴說，沒有「後設語言」的支撐，仍是罔然。這種不知伊於胡底的集體精神墮落，在經書泛濫又「束書不觀」的後現代社會裏，豈非奇觀歟？

最後說兩個趣事。有人於知乎網站詰問於我，「肯」字古作「肎」，「骨閒肉，肎肎相著也。從肉，從冎省。」一曰「骨無肉也。」古文「肎」。苦等切，那麼「肎」字含有「肯定」之意嗎？

這個問題，「知乎」上有很多解釋，說「肎，可也」，也就是「肯定」之意，但是有人又說，「肎，骨無肉也。」那麼「骨間肉」這麼一個「附著在骨頭上的肉」究竟是「有肉」還是「無肉」？「骨閒肉，肎肎相著」究竟是「可」還是「肎定」？「可」就是「認可」，「肎定」就是「背書」，那麼「認可(acknowledgement)」形同法律上的「背書(endorsement)」嗎？

這麼一看，「肎」或「肯」就不可等閒置之了。其因無它。《說文解字注》云：「肎肎，附著難解之貌也。」莊子說〈庖丁解牛〉曰：「技經肯綮之未嘗。」按「肎」之言「可」也，故「心所願曰肎」，從肉，從冎省。冎者，剔肉置其骨也。故「肎肎相著」，有待於剔也，亦即「肎」之骨間肉不為「腐肉」，要使之剔除，則必須「裂肉」。如此說來，「肎」字豈能小覷？「裂肉」為「隋」，以隋「從肉從隋省」故，而「隋」卻又為「墮之正文，說文曰，敗城阜曰隋，從阜，隋聲」，這樣的解說還好，但是再追蹤回去，「說文無隋字」，就一下子把探索字源的道路給堵死了。

墮者落也，不能說明甚麼，但「裂肉」卻有玄機，以其「裂」不似「易曰甲坼」之「土裂」，不假借它力，卻為「戴孚甲」之木破土而中出，以「戴孚甲」之木在地下掙破土地之覆蓋為「土裂」之因也；而「裂肉」者，必有它力，因「肉」無它力不能「裂」只能「腐」，那麼「它力」為何呢？這不難理解，因為以刀剮肉，使肉裂之，最有可能，這麼一來，思維就豁然開解了，因「刀剮」即為「別境心所」的「別」字。

何以故？「別」者「吂刂」也，從吂從刂，「吂」之為吂者，「俗作剮，從骨省」，「骨」者「吂肉」也，「肉之覈也，從吂從肉」，「覈」從襾從「放白」，「光景流也」，故知「覈」乃「覆蓋嚴實，使光不得流放也」。

以薩益大師之解，「覆」以「隱藏為性」，故知動物身體裏的「肉覆骨」、「骨覈肉」，實為骨肉相連，密不透光；要使「骨肉」分離，則必剮之，否則不得分之，既剮，肉即裂，曰「裂肉」。「以刀剮肉」最有名的故事當屬莊子的〈庖丁解牛〉，其寓言雖然旨在「以無厚入有間」的「養生」主題來強化精神自我，藉以破除世俗捆縛，最後才得以追尋「道」的體現，但是其血淋淋的「以刀剮肉」的描繪，不會輸給我以天葬為背景的〈天地的叮嚀〉，只不過我的「灑狗血」遭來了知名小說家施淑青之嚴厲評語，莊子的「以無厚入有間」卻名傳千古。

肉裂即墮，肉不裂則連骨，故「以刀剮肉」使「裂肉」乍墮乍連(走也)，是即「隨」之形貌；「隨」字既造，「隨心隨口隨手、隨地隨處隨即隨時、隨後隨便、隨機隨緣隨喜隨性隨意、隨俗隨和隨筆、隨從隨同隨身隨侍隨員隨帶」，甚至「隨波逐流」、「隨風轉舵」、「隨遇而安」，都有一種順遂即時、自衍自生、亦步亦趨、骨肉相連之意，是為「隨煩惱」以「隨」為名，以示「根本煩惱」的難分難解，故曰「一分為體」，雖有「緊隨而不須臾相離」之意，但為「不定」之字。

另一個趣事就是有人在知乎上給我留言說，「悟道會有醍醐灌頂之時，但是用文字表達出來後又覺得不夠精確、不夠深刻。」這是非常真確的，值得再加以詮釋，因為西方哲學界以法國解構學家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為首的「書寫與差異」論說，不論從「聲音優位」、「能所對立」、「陰性書寫」、「中斷閱讀」等論點來觀察，都只能對「書寫與差異」演繹，但是對「不一不異」的論說卻束手無策；這個遺憾，我以一萬字的〈天地的叮嚀〉予以彌補，不料卻遭到學者專家的大力圍勦，其勦慘烈，卻也因行文極美，故勉以「佳作」鼓勵，總算將我要散發的「書寫訊息」在「中央副刊」的第一屆《宗教文學獎》裏存留了下來。

我說「存留」，不是筆誤，因為至今無人能懂，故散發不出去，除了說它「遍撒狗血」以外，聽不到別的評語，徒留德希達的「書寫與差異」搔手弄姿；其實別的都不說，僅從〈天地的叮嚀〉之篇名觀察，即知我企圖以「天地」說明「虍而不匚」的囫圇渾圓，其「叮嚀」無它，無非還原「虛」與「旁」在「數、時、方」未成「概念」之前的渾沌狀態；從這裏出發，其「喃喃自語」，順著一個女性屍身的解體來解構德希達的「陰性書寫」論說，最後將之還原為文字，以示「不一不異」。

這些隱喻是很深邃的，將德希達處理不到的作者或敘述者(或任何一個閱讀者)也包涵進去，以一位男性僧人統攝之，而小說敘述口吻則以一位「第二人稱的女性」為敘述對象，直截鋪陳「負陰而抱陽」的「陰性書寫」，以免「書寫者」被置身於「書寫」之外。這有破「能所對立」的用意。

更有甚者，因其敘述對象已成「屍身」，故其敘述本身即為「陰性(死亡)書寫」，於是「負陰而抱陽」的另一層意義就凸顯了出來，是以我以「女性屍身」喻「文字殘骸」來解構德希達所解構的「陰性書寫」的意圖就令文字解體過後的思想將「陰性書寫」逼到死角，更令智慧從意識行盡所遺留下來的餘燼裏生起，是謂「抱陽」也。

文中最引發爭論的「屍身解體」大致可歸納為六個「過程」，我曾在互聯網上與我的朋友多次討論；現在我將互聯網的英文論述翻譯為中文，條述於次，有教方家，尤其那些推崇「書寫與差異」的解構專家，更望不吝賜教：

其一、去天葬臺的過程：以一輛借來的拖車承載女性屍身來闡明文字原非己有，所承載之「陰性書寫」不論書寫過程(或閱讀過程)為何，說到底仍舊只是思維餘燼，有「諸行無常」之意；

其二、屍身支解的過程：以「抽象概念建構的逆反」來述說「死亡與生命」的抽象概念對意識的破壞作用，其思維逆轉(或反意識流)實為「支解意識」或「支解業行」，有「諸法無我」之意；

其三、餵食禿鷹的過程：以「反意識流」(還滅門)來說明任何細微「意識」，唯其「寂滅」才能轉進，唯其轉進才能成就更深層次的「意識」，藉以闡明唯有破解文字束縛，意識才得以提升；

其四、禿鷹食盡的過程：以一個「唯證覺才能體悟」的無奈，來描繪文字破盡以後之意識空虛化態貌，不僅只是一個「寂滅」狀態，而必須是個「寂滅滅矣」的「涅槃寂靜」境界；

其五、禿鷹飛入蒼穹的過程：以「三法印」來闡釋唯有走出「生住異滅」的流變，使意識空虛化後，生死輪替的痛苦才能得以滅除，然後精神才有可能純淨化；

其六、僧人拖回空車的過程：以借來的文字仍將以文字存在，來表述小說行盡，字不黏著，猶若屍身杳然，徒留空車承載，以說明文字與意識「不一不異」以及文字書寫與意識流動「一顯皆顯」。

這裏的隱喻即為「物兮象兮，不一不異」，其破除「聲音優位」的方法與〈荒山石堆〉或者有所不同，但是其破除「能所對立」的企圖則一致，都期盼讀者能夠從「陰性書寫」中走出，以「中斷閱讀」或「阻礙閱讀」的方式，令文字在聲音的「匯集、融合、斷滅、沉寂、靜默」裏，找到「入流亡所」的契機；這唯有中文圖符才可竟功，而拼音文字非連結不能有音韻就使得西方哲學家使盡全身解數，也無法窺探「文字圖符」不必一定得流動才能書寫的哲學意涵，是為「字象」。

的確如此，其根結即因拼音文字無「字象」，但我這樣一個哲學思想擺盪在「文學與文字」之間，與德希達倒有幾分相似，所不同的是德希達的文字解構礙於拼音文字的限囿，只能就敘述或書寫的「差異」加以解構，所以充滿了「延宕、挪移、及後設性」的文字敘述；我卻佔盡「中文圖符」之先機，故逕入「文字」(of grammatology)本身，就「文字本體」對「書寫與差異」加以還原。

這個結果堪稱幸運。但最難以文字表現的是，當文字已如強弩之末，卻仍舊不得不「書寫」，所以「反書寫」如何說得呼天搶地，最後仍舊只能為「書寫」，所以遭至「最後的領悟是講出來的」這樣一個譏評；這或是德希達的「陰性書寫」最深邃的意義罷，蓋因文字行盡，殘骸猶存，其不得不「負陰」，以至最後逼出「抱陽」的景況，正是禪宗乾脆「不立文字」的用意所在。

再換個角度來看，文字的「字象」、意識的「意象」，文字書寫與意識流動的「物兮象兮」，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反覆糾絞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何有殊義？正因「象」隱「物」現，一顯皆顯，故坊間多將「物兮象兮」併解，是謂「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或謂「文字之為文字者，非書寫不能為文字」，或謂「意識之為意識者，非流動不能為意識」。

苟若「書寫者」或「閱讀者」能從文字書寫與意識流動裏走出，即臻「入流亡所」之境，是謂「道」，是曰「道可道，非常道」，而走不出「名身、句身、文身」而在文字或意識裏拘絞，則謂之「惟恍惟惚」；要注意的是，老子不講「心」，也不講「心所」，但是卻講「心、心所」連結之後的「心象」，故舉凡「根塵識」和合所顯示的「萬象」都在老子的述說範圍，而其「心、心所、色」的「不和合」則屬於不可說、不可說的範圍，老子以一個「道」字來統攝，更由於老子所講的「萬象」直截攝取外境，故其所形成之各種抽象概念「不與心相應，故非心心所，非質礙之色法，亦非無為，乃五蘊中之行蘊所攝」，所以逕自契入世親菩薩在《百法明門》所歸納出來的「心不相應行法」，並因「萬象」易變，「流轉、定異、相應、勢速、次第」在「數、時、方」的基石上流轉不定，故老子講「道之為物，惟恍惟惚」，以「生、住、老、無常」的「自類相續相」一旦就象即相，即成物故。這是「心象字象數象爻象」等「象」轉變為「物」的關鍵所在。

「象」在聖人眼裏是具體存在的，但以其「存在」為勝義諦的「物」，故不能言說，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這個「物」在凡人眼裏，卻因種種概念與言語已經具體存在，所以就以世俗諦的「存在」來取代「象」，是以《老子》開天闢地即說「道可道，非常道」，以超越一切設想概念。

如此一看，即知《老子》這句「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對那些已經棄絕觀念的聖者來說，是極為明確的，而且「物」或「象」的辨別層次分明；但對掙扎於概念名相的凡夫俗子來說，不論如何解說，都是隔著一個「物」或「象」的概念，不止糾纏不清，而且指鹿為馬。

這個超越不得的鴻溝雖然遺憾，但卻透露了一個歷史性的訊息，亦即老子出函谷關前，世俗諦的「物」的觀念已成，否則老子不必說「道之為物」，是之謂「後設論述」(meta-depiction)，或謂「名色、六入」；這個推論，以僧肇大師的《肇論》第一篇「物不遷論」觀之亦通，並因其「所觀之萬法(物)」不離「諸法當體之實相(不遷)」，所以其「物物不遷，故即物即真」(明朝憨山大師之注)就將僧肇大師對《老子》的瞭解直截鋪陳出來，是為「佛家」思想與「道家」哲學結合的肇始，並就此開創了「儒釋道」融會的「中國哲學思想」，可謂居功厥偉。

這個「創造性思想」的產生不是偶然，而是後秦時人風氣所促成，因僧肇大師造《肇論》並非空穴來風，因為「時人多尚老莊虛無之談，而沙門釋子亦相尚之」，在晉朝時期就已如此「皆墮相言無，都墮斷滅」，故造《肇論》以破之；這個「歷史性」觀察說明了《老子》的哲學思想在晉朝時就已「動而愈出」，與老子所欲破除概念名相而臻思想的「渾沌、橐籥」驅動已背道而馳，令人不得不懷疑司馬遷的「正《易傳》」根本無法與董仲舒分庭抗禮，所以令秦朝的「易緯乾鑿度」造禍人間，一直延宕至今。

這是何等不幸？老子留下五千言《老子》，史書所載，當在春秋末年之前；此時的《易經》久已成書，而且已轉為《周易》，故《老子》可以直截講「道之為物」，直截講「搏之不得名曰微」，亦即「物」已「形具」，且具「初名」，故老子接著講「惟恍惟惚」，以破時人將「道之為物」具形具名的錯謬，並因其「物」有太過「具形具名」之隱憂，故老子造《老子》，否則以老子對「道」之悟，必無「肇事」之理。這個動機與僧肇大師造《肇論》，何有殊義？「不一不異」也。

有趣的是，在漢朝轉入三國魏晉南北朝的時代，董仲舒叱吒一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哪兒去了？若以漢武帝的公元前一百年來計算，到南北朝的公元五百年，其間六百年，儒家思想竟然分崩瓦解，豈不令人質疑「克己復禮為仁」對社會運作的影響？倘若時人的精神追求猶自高尚，印度的佛學思想能夠趁虛而入嗎？東周諸子「百家爭鳴」的壯觀場面竟然如此不堪「秦、漢」的沉澱？

一言以蔽之，高尚精神的追求在老子與孔子相會時，仍極為強烈，離開夏商周的「渾圓囫圇」思想也尚不遙遠；故以「儒道」原本不分家的「渾圓囫圇」觀之，老子說「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絕非空穴來風，而是說給孔子聽的；孔子也聽出弦外之音，但卻看到「橐」之「為函以周罩於外者」對已失其「橐籥」的思想無濟於事，故取「雨、而」層疊成之「需」字，以強調「事出」之前「有所欲求」的心理狀態。

「虛、需」同音，何其偶然？但「儒」不以為滿，進而強調「人」的重要性，將「人之所背」從「虛」提煉出來，「虍一」乃自成一個以「天地為囊」的狀態，不再是「沒有底的袋子」；既成，「壺」的「交密之狀」不再成為「人」所背負的「橐籥」，而為「天地人」三才之基，「仁」字乃成，是曰「克己復禮」，其字形暗合「人、天地」和諧併存之懇切，是儒學往人間落實的緣由。

何以故？「仁」從人從二，二者，「天地」也。「元、无」亦同，皆從二從儿，以「儿」為古「人」字故；「无」者「天」也，為「無之奇字」，「通於元者，虛無道也，謂元字之丿在二之下，无字之丿貫乎二也，是較元字少增以見意」也；少增者，稍增也，見意者，以「元」又從一從之，故「元」實為一個在「上一下一」間立身的「儿」，以其在天地之間充盈，故有「渾圓」之意，又以其在天地之間中出，故有「元本」之意。

道家取「元」之「渾圓」，故以「虛無」立其基；儒家取「元」之「元本」，故以「生生」為其基。兩者皆緣自「元」，故「儒道」原本不分家。如此一來，孔子的思想雖往《論語》與《中庸》落實，但是仍以思想的「渾圓」為依歸，故有「升中於天」之說，否則「儒道」各說各話，如何才能

融會?從教育學子的角度來看，前哲以「儒家思想」為基，勸勉學子往下札根，確有獨到眼光，但被董仲舒之流「獨尊儒術」以後，「爻象」大變，「而」反居其上，忘了「而」乃下垂之物，不可踞上為字，不斷以「而」為大，反成「耍」字，「稍前大也，又同偠，弱也，俗作輭」；古之「輭」，今作「軟」，以「耍、偠、輭」同義，故知「儒」居大，反為「偠」，整個悖逆了「以小為大」的中國哲學思想。

「之而」沒有弄清楚，卻一再擺弄，最後「耑」成了「耍」，「耍」成了「耍」，「仁」成了「佞」，「儒」就「偠」起來了；以「耑」觀之，往下札根乃為了中出，札得愈深，「艸盛丰丰」，何有倖哉?其「中出」與「事出」同，對往下札根的學子而言，都不應理會，一昧札根，其「中出」「之」也，以之為緣，是為「易為『之』原」的根本意義，以「流變」為「中出」之本原，故也。

道家思想雖往《易經》與《尚書》方向提升，但也談「生」，故《老子》通篇蘊有含無，闡述的正是將「有、無」做個歸納，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卻也因此而造下了「崇有論」與「貴無論」千古爭議不休，擾人清修；殊不料「萬物(象)之自肰」(非「自然」)原就「本來如是」，原本即將「有、無」燃為一气，其生猶若「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儒道「不一不異」也。

種種解說或有覆藏或不覆藏，在在說明了中國哲學與「文字圖符的演進」脫離不了關係，豈能隨意簡化文字?別的暫且不說了，單從一個「哲」字即可見端倪，乃中國哲學「以小見大」的明證；其「折」者，「曲」也，倚口成「哲」，隱含著中國哲學思想折中折衷、折合折回、折半折扣，以求其「周折」的「減法哲學」，否則儒釋道根本就無法融會，故知中國哲學思想重「周」重「折」，因其「周折」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二象之爻」，故《老子》說「曲則全」，以「全」為「周」故也。是為記。

天地的叮嚀

尖刀劃開我的胸腹／枯槁的手挖出我的內臟／心被摔在石上／血正漬透古老的土地……
雄鷹片片飛來／啄食我的軀體／柔腸被帶到空中／甩起一串串血滴……
——〈天葬〉・阿曲強巴

妳莫要焦慮，我不是聽從了妳的叮囑嗎？妳瞧！我從石屋出來以後，沒有耽擱一刻功夫，立即下了祖普寺的後山。我不應該否認，我在山麓邊經過祖普寺時，曾經猶疑了一下，但我隨即因為瞥見了那條裹著妳屍身的白布層層捆綁在搖搖晃晃的板車上而心中一凜，所以立刻回轉過頭將板車用力地拉往腰間。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不再有任何想回頭的心念了。

我踏上來路的心情是極其悲壯的。我知道我拉著這麼一輛承載著白布裹成的屍身的板車，步行在風化的山崖所聚攏出來的黃泥土路上，不應該老是被心中的哀愁所纏繞，畢竟我的行為所歌頌的，不止是死亡「表別狀態的存在」，更是生命「赤裸裸地呈現」；但是這麼一個披露了生死祕密的意識竟然沒有一絲寧靜的芬芳，就如同萬里長天從此刻開始就老是濃雲密佈，直壓得空曠的草原沉澱澱地沒有一點開朗的跡象，而過低的雲層又讓我覺得天空沒有了高度，只是為了牽就大地而掛在那裏。

大地真是凋蔽了，不止黃土高原上盡是堅硬的石堆，遠方連綿無際的山頂更是一片光禿。周圍沉寂得連大自然的聲音也一起泯滅了。妳瞧！我早跟妳說過，在這麼一個乾旱、荒涼的青康藏高原，

一切的瘡傷都癒合得很快，連逐漸消泯的傷疤也在初秋的清冷下，過早地沒有了痕跡——天地在這裏真的只能「赤裸裸地呈現」，沒有修飾與渲染，不造作不深切，只是平實地叮嚀。

真是如此的，我這一路跋涉過來，不知不覺就是三天三夜；我不止翻越了三座大山，更在沒有公路、沒有村莊、除了山還是山的黃泥土路上，想像當年的湖底世界——左側山巔深重的轍跡明確地記錄著漫長歲月中湖水的滲失，右側陡石嚙咬的雕縷卻無誤地凸顯著幾十萬年前湖底的礁岩——三天來，我在這片與亙古長存的荒山野嶺裏竟然看不到一個人影。

妳瞧！我就如此地在時沒時出的小路上頂著濃雲緩緩前行，在沒有人走過的山路裏沉寂地急速奔走。大地除了板車輪軸的轉動聲與我腳步的沙沙聲外沒有別的聲音。不過，沉寂的天籟卻像是體恤我的孤寥，不時發出一股低悶的嗡音，好似從無始劫的時空一路傳來，而且天空愈是沉悶，那股聲音愈是清晰，有幾次更是形成轟然巨響，震得我的耳膜嗡嗡作響。

天就快要亮了罷。黃泥土路的盡頭處散發出召喚的氣息，在天地交接的棱線上展現繁星點點；星辰壓得很低，好像伸手可及，又好像只是指引著這條只知道延伸的泥巴路掀開天地的奧祕。這多麼不可思議。這片沒有縫合痕跡、沉壓了三天的天空在半夜時分忽然開了，一輪清冷的明月排拒了濃霧的包夾，使得泥土路兩旁的黃土高原不得不被凸顯出來，讓夾著道路的天地存在著一個裂縫的意義。我的心情好似也跟著就莫名其妙開朗了起來，於是在空曠羣山泛散的青白月光裏，我的腳步不知不覺地就放緩了下來，腦子卻像給甚麼塞住，嵌在天地的龜裂裏。

忽然之間，我在悄然無聲的山影搖動裏感覺身後的板車晃搖了一下。我有些心悸起來。是呀！我不得不承認，我還是沒有聽妳的話，固執地將妳的屍身在石屋裏擺上三天；嘿，我還做了個土坏，讓妳所壓製的牛糞餅在妳的屍體周遭遍圍著；我更奢侈地讓藏香足足地燒了三天三夜，沒有片刻斷香的間隙——這是我所賸下的延續時間幻象的唯一法門。

但是我並沒有忘記妳不要喧嘩張揚的叮嚀。三天裏，沒有人來弔唁，更沒有葬儀樂團，因為我並沒有發出訃文——我深知這些世俗的繁文褥節都不需要；三天裏，石屋內沒有搖鼓作聲，沒有吹號作響，只有荒山呼應著我嘴邊的咒音，嗡嗡然聚成宇宙的召喚。

我在三天之中，時時受到咒音的催眠，更與四周與自己都脫離了關係，好似飛越到了一個不明的世界，飄浮在白亮的靜海上面；三天過後，我卻有了不知所措的難堪，因為我想起妳臨終的叮囑：「你就依了我罷。我沒有力氣再跟你爭辯。這是我在這一生中所能做的最後一件善事了，你就讓我的身體回賜於大地的生靈罷。」

我當然不能同意：「不！不！我將親自釘個棺木，在羊圈旁挖個坑將妳給埋了。」

「土葬？你別傻了。石土堅硬，你去哪兒找鏟子來挖掘呢？」

「那……我在石屋旁架個柴堆將妳給火化了。」

「那還是不成。荒山上除了石堆以外甚麼也沒有，你到哪兒去找成捆的木柴呢？」

「但是……無論如何，我也無法親眼目睹妳被天葬師解剖……」

「瞧你！虧你以前還是個僧人，怎麼反而執著這個已經毀壞了的身軀呢？」

「道理我懂，但是再怎麼說，妳還是我唯一的親人。我又怎麼忍心將妳支解呢？」

「這不是支解，是擴散，是迴向……」

「是呀！但是我無法……」

「你聽著！我時日不多，你就不要再固執了。你只要記得佛陀『捨身飼虎』的故事就行了。」

妳生氣起來的時候自有一番威嚴，我不得不噤聲聆聽。「我雖然是個羌人，但從小生長在瀾滄江一帶康巴人聚集的昌都附近。」妳的魂識好似過早地飄出了苟延殘喘的軀殼。「我小時候就聽族人說過，距離昌都一百多公里的羌達尼姑寺的天葬臺一帶蒼松蔽日，風景優美。對我們這羣不斷變動、飄移的羌人而言，這是個理想的歸宿地，所以族人都翻山越嶺十五、六天輾轉將親人的屍體送去。」

妳緩了緩細若遊絲的氣息。「我從小就嚮往這麼一個地方，但羌達寺我從沒去過，所以確切的天葬臺地點我也不知道。」

我真不忍心拒絕妳呀。「妳不要擔心，我到昌都找妳的族人詢問去。」

「你別瞎忙啦！長期處於『漢、藏』兩族勢力消長的羌人已經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不會罷？就算羌人處於其他族羣的邊緣，也不至於就這樣消失了罷？」

「嗯！羌人一路由商代到秦漢、再成為中原華夏族羣的緩衝族裔，真是太辛苦了。再說，昌都太遠了，等你找到了，我的屍體都已經腐爛得連禿鷹都不願吃了。」妳陷入沉思，雙眉深深地緊鎖在一起。「你就將我送往色拉寺東邊的天葬臺餵了禿鷹罷。」

我哀傷地說：「不！再起碼，我也會想法子讓妳葬在普隆卡……」

妳若有所思，艱澀地說：「普隆卡？拉薩北郊的普隆卡？」

「是呀！普隆卡高貴些……」

妳吐出一口長氣，好似對世間做最後的交代。「算了罷！高貴的地點要有高貴的排場來襯托，不止天葬的儀式要擇定吉日，更要請喇嘛念經超度四十九天……我可不願你為了我的低賤身軀去磕頭哀求……就色拉寺罷！反正最後一樣都餵了禿鷹。」

我沒搭腔，只看著妳嚥氣，心裏一邊念著「六字大明咒」，一邊卻低咕著如何去祖普寺借一輛板車來，否則從這兒到色拉寺得走好幾天，扛上一個屍身，那豈不把我給累垮了？

色拉寺的天葬臺在東山腳下罷。還沒到山腳下的小河時，我就看見禿鷹在烏黑的蒼天邊際盤旋著，在山坡的層岩壘石上跳躍著——那羽翼撲簌的力道震動了重山疊翠的靜謐，羽影亂舞的霸氣好似向著世人宣示，牠們才是山林的主人，然而羣落有致的牛羊卻無視禿鷹羽翼的壓迫，只低伏在小河邊啜飲著山林流動的氣息。

妳的身軀在渡過湍急的江河時突然加重了。妳是想跟我傾訴甚麼罷？是呀，祖普寺後山的歲月是漫長的，妳的笑靨也是凝滯的。不過好像甚麼也沒發生過，滿山石礫仍是滿山石礫，但是妳臨斷氣前的揶揄卻永遠鐫刻在心底：「我是不是沒騙你，還俗比較好罷？」

妳的身軀在轉進茂密的叢林時突然就伸展了起來。妳是想跟我索求甚麼罷？我不是吝於給予，但是出家人是不能有世俗的愛戀的，我不能在懺悔的禱詞裏一錯再錯。我雖然不清楚妳與我從多生多劫以前所帶過來的業緣牽扯，但是我卻知道我們的緣份深厚，所以才會在這一生中像妳身上層層裹捲的白布一般糾纏不清；妳也不必用這個伸展屍身的方法來嚇唬我，妳的頑皮我是領教過的，這個連妳死了都不忘讓我回味，可歎的是，我的心如同我伸在外面的手一樣早就凍僵了。

妳的身軀在翻過陡峭的山嶺時突然就扭動了起來。妳是想跟我抗議甚麼罷？但這不是我的錯，妳應該知道我才一翻過山嶺，荒丘上的狂風就突然吹了起來，像千百個垂死掙扎的惡魔於一瞬間暴起了怒嚎，吹得漫天狂飛的樹葉子四處飄落，打在臉上卻是一陣辣痛，好像打定了主意想將裹在妳身上的白布撕裂似地。

妳的身軀在下了深峻的山谷時突然又蜷縮了起來。妳是想跟我表明甚麼罷？但妳犯不著跟這麼一個凹凸不平的荒原嘔氣。這可是世上最古老的西藏高原。它每一寸土地的隆起都埋葬著地球四千萬年前氣溫驟降之謎；它的蠻橫更是因為它早已慷慨地推擠著大量岩漿流入孟加拉灣，因而改變了地表氣候，更改變了印度洋季風與海水成分，卻將滿山石礫留給了自己，只賸下廣袤的荒原一直通往天邊盡頭，一副寂寞簡樸的犧牲奉獻模樣。

色拉寺我是熟悉的，但天葬臺從沒來過；不過，這晌的起起落落，我感覺我已經走進了色拉寺的範圍。雖然這幾年來「色拉寺外無色拉」已是一個人盡皆知的事實，但是躲在附近起伏不定的山崗裏，野玫瑰(色拉)仍是一波高過一波地訴說著色拉寺的園林已經近在眼前了。

近了。近了。山坡上的每塊平穩大石看起來都像是我要尋找的天葬臺。但是眼前這些千古以來就積存的平整磐石太過潔淨，以至於散發出虛假的慘白，晃得我的眼睛泛起一層白翳；在白翳的蠱惑下，我有些倉皇起來，好似愈接近天葬臺，拖了三天三夜的屍首的再生意識愈是清晰，於是我的腳步不知不覺地就快了起來。

我警覺到自己的匆忙時，又有些徬徨了。我這是怎麼啦？才不過三天，我就這麼急急忙忙地想丟棄妳的身軀——這個曾經一度令我迷戀的身軀，這個鼓動我還俗的身軀。我不安地停步下來，轉頭看了一眼裹著妳的白布在板車上伸展的模樣。這一瞧，我又有些不捨起來。我想，再過一個時辰，妳將煙消雲散，那個不再存在的空茫令現在這個已然不算存在的生命有些不真實起來。

我這麼一想，就將板車停在路邊，雙手抖顫地在曙光初綻裏解開了妳身上的裹布，不由自主地細細觀看起妳仍舊泛著粉紅的屍身——身體就像胎兒在母親肚腹裏蜷縮的模樣，兩手交合放在腮下，好像向我訴說著人類這麼來也這麼走，誰也討巧不了——那個嘲諷的模樣並不可怕，我甚至還有幾分留戀，但是血水的腥羶氣味卻是濃厚得令我不得不趕緊將白布重新裹起。

才剛裹好了屍布，我就看見不遠的天空升起幾縷硝煙，微微藐藐，卻在仍是黑漆的天際散發出輕微的緊張氣息。我知道那是亡者的親屬好友在等待著天葬師的到臨，用一堆一堆松柏與香草所燃燒出來的火柱——到了，到了，是目的地了。火柱底下想必就是我所尋覓的天葬臺了。我低下頭，趕緊拉了板車就走。

我說不清我現在的心情。我好似有幾分歡欣，因為走了幾天終於到達目的地了；我又有些難分難捨，因為我知道我與妳分離的時間越來越接近。漸漸地，禿鷹的禿頂更加清楚了；圓睜怒視的鷹眼不止在褐毛的襯托下骨溜溜地透露出貪婪的氣息，鷹翅還鼓動起強硬的羽毛搧動著潮濕的陰風，利爪更是撕扯著散不去的血肉劃破寂清的天地。

忽然之間，斜刺裏閃入一面土坡，土坡緩下來的盡頭，一層樓高的平臺聳立在前，二、三十個平方尺面積的周圍全是死人的破衣爛衫與青絲白骨，烏黑的屍血則從巨石上浸漬下來；四散於天葬臺周圍的親屬好友麇集於火柱旁邊，正巧將淌著烏血的平臺簇擁成硝煙四起的烽火臺。

我怯生生地擠到四下哀涕的眾人身邊。埋首低泣的眾人不忘擡頭望我一眼，見我身著僧服，又拖了個承載屍身的板車，就自動地往兩旁讓開了通路。我毫不費力地就擠到天葬臺邊，卻將白布裹捲中的人兒小心翼翼地置放在拂曉的灰黑裏。

拂曉的天仍是不情願地維繫著一片漆黑，但是晨曦的天葬臺上，竟然已經有血有肉有殘骸也有等待，一塊塊的肉骨拋向一隻隻盤旋不去的禿鷹，山中清新的空中立即塗染了禿鷹與屍塊互相追逐的圖樣——血淋淋地拋升，烏黑黑地襲捲。

我看得心驚膽顫，卻也只能等待天葬師下一個悶呼。旁邊的家屬看著親人的肢體被分解為禿鷹的饗宴，都壓低了聲音啜泣著；跟隨著家屬前來念經作法的法師戴著綴有骷髏頭飾的馬頭形帽，面罩黑紗，好似謹防著被超度的亡靈盯住了作法的眼睛。

我有些震嚇於這詭譎的氛圍，但是耳朵聽著超度的經文，發覺並沒甚麼特別，不外就是叫親人快走，黃泉路上不論遇見甚麼都不要害怕，只需一個勁兒地往前去，就可升天。這時我發現我曾經是個僧人倒也不是全然沒有用處，起碼在這個令人不得不害怕的節骨眼上，我就比一般人都來得篤定。

我沒事可做，於是就在心裏也為妳唱誦起超度經文；逐漸地，我在天葬臺邊編織著禿鷹叼起妳的手臂在曙光中騰飛的景象。那破雲而出的斜光好似若有若無地將妳粉紅色的手臂與烏黑的羽翼交融為碎點金光下的生命共同體，一路向著妳一輩子嚮往的高度攀升；禿鷹銜臂而飛的模樣很俐索，提醒了我，妳已經升上了天，雖然得藉助它力，但是妳離去的果敢是如此地明確，以至於令晨曦裏的天葬臺浸淫在一片說不上來的全然光亮裏。

「喂！就擺在這兒！」天葬師騰出血淋淋的左手向著天葬臺邊的石塊指著。家屬聞聲，慌忽忽地驅前，將青稞酒、熟羊腿慌亂地擺滿了一整個石塊；我愣了一下，心想好快，這一會兒功夫，前面兩個屍身已然大卸八塊，而石臺上的肉塊早已被四處羣繞的禿鷹叼啄得清潔溜溜，只遺留下些許肉渣兀自在臺上跳動著。

人羣騷動中，我將板車拉了過來。天葬師斜眼瞥見我身著僧衣，立即就在身上揩了揩手，迎上前來：「您親自拖來？」他見我面孔沉沉地，就自我解嘲地說：「就交給我罷。您在旁唸經罷。」他一邊伸手接過板車，一邊問道：「怎沒見家屬？朋友也沒一個？」

我沒說話，粗魯地排拒了伸向板車的雙手；天葬師「嘿！」了一聲，轉頭就回到天葬臺去。是時候了，我雖然有些不捨，卻也不得不鬆手；於是我輕手輕腳解去了捆綁在板車上的束縛，深怕驚醒空曠的氣流，深怕觸碰沓拉的肌膚，只盼慈悲的菩薩能將自己化為一股朦朧的輕煙，在輕輕將妳移下板車的時刻，緩緩地撫摸妳那烏亮的髮叢，取笑妳到死都仍是高原人慣有的油垢；慢慢地，我在不知不覺之中，溶入了妳的雙眼，鑽入了妳的鼻孔，更吸入了妳麝香般的舌汁……

我鬆手了，鬆手了。妳瞧！我此時真的不得不將妳交出去了。妳這只逐漸現出粉肉的屍首不再是一個活生生的身軀，而妳更不再是一個巧靈靈的女人。妳自己可能都不記得了，妳曾經是一個任何支解也都化解不去的魂識——不論「地水火風」以何等因緣聚合都無法抹除妳以前曾是清澈、明亮的種子；既然妳已經在生死大河裏啟動了輪迴，輪迴的急湍總得繼續奔流下去——觀世音菩薩將在彼岸等妳，而妳只能將輪迴留給自己。

我鬆手了，鬆手了。妳瞧！這次的分開在這一生將是永遠的別離了。禿鷹盤旋著，沒有驚惶，亦沒有紛擾，雙爪雙翼如往昔奔放，向著棲身的時空追討一路撲簌的酬勞；天葬師繼續忙碌著將大卸八塊的屍塊丟往臨近的空地，時而吆喝一聲：「咿呵！」好似叫著自己的兒女來吃食，對處身的天地發洩一路壓成的怨氣——他們全都不知這麼一個因果的結合在未來劫的時空裏將如何地演變。

我鬆手了，鬆手了。妳瞧！我只能盡其可能地鬆了手，而不能去驚擾不明所以的因緣；不過我心裏很清楚，無論我如何寄盼未來的因果在當下的緣起裏佇步，無論這一世混淆的業緣如何因著妳的辭世而告完結，我終究還是排拒不掉世世代代的業力拘捕，就好像禿鷹也忘了牠們曾經擁有的斯文，現在只知盤旋，只知俯瞰，只知覓食，只知叼啄。

散了一夜的霧氣又開始聚攏了起來。霧氣朦朧之間，天葬臺有了藏匿的曖昧。我知道，此時我甚麼都不能想，於是一聲不響地放下妳半裸的身軀，排開冷霧的包夾，轉頭走到一旁旺炙的火堆旁，將吃賸下的糌粑捻碎，一坨一坨地丟進燃了火的松柏與香草裏。

須臾之間，天葬師將妳挪移到身邊，血淋淋的雙手頃刻在妳身上的白布留下烏漬的絡痕，撕扯下的包袱就像人世間條條框框的束縛，一聲不響地被堆棄在沒人注意的腳邊。我悄然走過去將染污的白布撿起——它雖然只是妳的裹屍布，但卻是妳留給我唯一不帶任何虛假的信物。

須臾之間，天葬師將捆綁在妳屍身上的腰帶解了開來，背朝天地將妳趴在石臺上，麻利地拿出兀自淌著血漬的快刀在妳的頸後劃出一道口子，然後飛快地在妳的雙肩與腰下劃了四個大大的叉字。我有些不敢觀看，轉過頭走回低泣的羣眾，心頭鬆一陣緊一陣地誦起「嗡嗎呢唄美吽」。

須臾之間，天葬師拿起石臺上的法器，朝南坐了下來，面對著妳，誦起「斷行經」，逐漸運用甚深瑜伽行者的禪定力，將妳的粉紅屍身轉化為可供「空行母」食用的甘露。在這一連串經文的抑揚頓挫裏，我不知道我還能說些甚麼，似乎過去的言語已經隨著法器的叮咚作響像輕煙一般消散無影，賸下來的，好似只有前後相疊的咒音是歷久彌新的。

須臾之間，天葬師念罷經文，換了外衣，隨即蹙起眉頭，踮起腳尖。凝神之間，白色的冷霧從他手中流過；在慵懶縹渺的白霧裏，他的雙手奮力翻動，眼光犀利追尋，在妳的骨骼關節處尋找足以容納刀鋒的低凹處。他知道這一刀下去，不能讓刀鋒留在肢體的外面，不能讓刀鋒留在肢體的裏面；一切都應乾淨俐落，不管左邊是肉，不管右邊是骨，一刀一劃都得踮腳凝神。

手起刀揚。那落下去的刀痕劃破了妳熟悉的微笑，那剁下去的光影驚醒了我昏沉的魂識。我的頭皮發麻，嘔吐難忍。我多麼希望妳能夠凝結天葬師手上的動作，在手起的瞬間睜開雙眼，在刀揚的剎那逃離支解。但是一切依舊。妳只是平穩躺著，將頭額勇敢地面向凌虛的刀俎，將脖頸果決地伸入刀口的嚙吻；妳只是莊嚴地閉著眼，好似正凝思著一些想不透的事情，又好似只是對這個看得太夠的世界展現不再好奇的嘲弄。

手起刀揚。天葬師的雙手翻動的不再是動人的胴體，而只是一排接著一排的肋骨所支撐出來的軀殼；在分解的過程裏，那軀殼中間曾經寄居過的魂識卻在白霧中尋覓，在冷風中迴盪，既無視風中刺骨的寒冽，更無暇在霧中豎耳聆聽，卻只知隨著天葬師的翻掀，企圖尋找軀殼裏面不可或知的執著力量，卻不料軀殼內除了逐漸加重的冷霧繚繞，卻已然沒有了曾經熟悉的慵懶。

手起刀揚。尖刀劃開妳的胸腹。天葬師俐落的刀法逐漸將妳身上的肉體重負卸了下來，但是刀的光芒激不起我心頭的丁點慈悲，反倒是一陣陣的心碎；切割之後，翻出來的血肉模糊已擴散為血海一片。在藍凝的刀葉劃動中，片片禿鷹仍是嘎嘎地盤飛著。真是！何事聒噪又啁啾？這羣只知盤旋的禿鷹只不過隨依著貪婪的習性，盡情地焚燒有如無底洞似的口腹翻滾，所以只能說是在解不開的時空束縛裏成就了自我的理則罷了。

手起刀揚。一支胳膊飛向草叢。瞧呀！若干劫以後，妳將仍舊記起天葬師在妳身上劃開傷痕的痛楚，記起刀光霍霍中的支解破裂，記起撲撲簌簌的禿鷹搶奪入嘴的肉塊，記起圍繞在身邊張牙舞爪的鬼魂各各挺著脹大的肚皮、哽著細小的咽喉，貪婪地嚙咬著「四大假合」殘留下來的遺物。儘管妳已受未來時空的愚弄，卻無論如何也甩不掉過去曾經浸淫過的理則。

手起刀揚。一塊胸脯飛向天空。瞧呀！若干劫以後，妳將會明白多生多劫的世代屍體或讓火舌吞噬、或受地下萬蟲鑽進鑽出，卻怎樣也及不上在天葬臺對著時空嘲弄禿鷹來得殊勝；禿鷹在妳即將

腐臭的殘骸上，叼啄出一個個死亡的坑洞，卻吞進去一塊塊不久即將成為牠賴以振翼飛騰、賴以切割藍天、比蛛網更密更纏綿的血脈能量。

手起刀揚。天葬師枯槁的手挖出了妳的內臟。瞧呀！拉開的心臟被摔在平臺上，熱烘烘的內臟溜滿了一石；屍血迅速地流竄，迅速地低落，迅速地漬透了古老的黃泥土地。禿鷹轟湧而上，將所賸無幾的屍身覆蓋上，嘎嘎幾聲，轉眼一陣啄食，妳已成一具空骨架。天葬師笑了，滿意地拉出了妳的柔腸，一段一截地切割成禿鷹的美餐；沾起血滴的鎚子有節有奏地在禿鷹的叼啄空隙之間落下，一片一點地將妳的骨架砸碎成渣。

手起刀揚。天葬師終於用榔頭砸碎了妳的頭顱。瞧呀！搗骨聲響徹山谷之際，他割去了妳的頭皮，將妳的臉部劃碎，將一搓搓頭髮綁在石臺下伸出的鐵絲。圍觀的眾人知道天葬的儀式已盡尾聲，但見我兩手空空，甚麼也沒攜帶，於是就趨前遞上了青稞粉。天葬師嘿嘿地朝我笑笑，隨手就將粉與腦汁拌成腦漿糌粑，召喚著禿鷹；禿鷹鼓動著羽翼，圈圍在妳的頭部，叼啄著溢散出來的腦汁。

肢體就這麼散了，轉瞬間，天葬師面無表情地放下刀子，伸出血污的手往丟棄在旁的裹屍布上擦拭，然後更衣，又盤腿坐了下來繼續誦經。我好似有些感動，於是低喃著咒音，痛苦地閉起雙眼；忽然間，瞳孔的黑闇裏出現了湛藍，由一個小點突然無限放大，佔滿了眼眶。我不敢睜開眼，追蹤著湛藍的擴散，於是耀眼的白光轉了進來；我此時只能屹立不動，偷偷地去感受一種前所未有的震撼，但是眼睛卻要命地起了模糊的白翳，在慌忽忽的兀白裏追悼那肉眼已不能看見的影子……

肢體就這麼散了，須臾間，影子也變成了大卸八塊。一塊塊顫抖的影像，帶起了清晨的噪動，四周卻空曠得好似甚麼也不曾佔據，只賸下曾經是潔白的一條裹布，在我身上牽引出曾經在妳頭上的烏黑落髮，一綹一綹地觸目驚心；裹巾因為幾處血漬，已經不規則地在純潔無瑕上湧出六字大明咒的神秘音飾，一朵朵地好像以自己最完全的「身口意」在經幡上繡出祈願眾生成就的蓮花湖珍寶……

肢體就這麼散了，頃刻間，影子也只能是天葬臺上兀自跳躍不止的肉渣。我忽然在盤旋不去的禿鷹身上，看到宇宙的一角在曙光裏投下孤寂的身影——一切都顯得那麼沮喪，那麼令人呃然窒息。時光的磨鍊像無心的嘴脣，一點一滴地擠出變調、不合節拍的咒音。不肯逝去的星星終於敵不過曙光的催促，不情願地消泯了；那個消逝的無奈就像禿鷹永遠無法被滿足的貪婪，在滿地化為泥塵的肢節上吞噬著已然沒有了生命的肉體。是呀！妳拋除了這個羈絆魂識的身軀，卻換來了穿梭宇宙的自由，終於也像暫時隱逝的星星一般，在時空只知運轉的氣氛下，仍將再度出現……

肢體就這麼散了，片刻間，影子只賸下了最後所賸的腿骨。三隻褐毛的禿鷹各各叼銜了最後的饗宴向著藍天飛去，只賸下鐵絲上的烏黑頭髮。我趨前將頭髮解開，兜在懷裏，然後站立在松柏香草濃煙裏，望著牠們愈飛愈高，腿骨的血水一直滴落著，滴落在山巒中滴落在溪流中滴落在樹叢中滴落在石堆中滴落在微曦中滴落在藍天中，一直滴落到褐毛禿鷹掩映在烏天與黃坡之間……

屍身沒有了。板車空了。我拉著空盪的板車，往石屋所在的荒山走去。

空盪的板車缺少了妳的重量，搖晃起來就多出了一些晃盪。我知道我為甚麼仍舊得拉著板車，因為這是借來的，我無論如何也得歸還。可是我這具不知從何處借來的身軀，為甚麼仍然得走回荒山呢？我不知道——我並沒有思考這個問題，因為我只不過像牲畜一般地尋找著安適的巢穴。

我的腦子仍舊充斥著天葬師的手起刀揚，就如同在生死之門的交接處忽然忘懷了身軀的依歸，於是神識一下子就莊嚴肅穆起來。莊嚴肅穆？是呀！這麼一個葬禮除了齜牙咧嘴的天葬師以外，就是盤旋聒噪的禿鷹，沒有鮮花、沒有輓聯，更沒有行禮如儀的瑣碎——這就如同我們的婚禮一樣，沒有排場、沒有祝福，只有滿屋子的牛糞火光做下莊嚴肅穆的歷史見證。

我不知道我在此時將妳的葬禮與我們的婚禮融在一起的涵意為何，或想模擬些甚麼，我只知道我這個出家人原本不該結婚，更不該來參加妳的葬禮；但是我兩者都做了，因為妳在這兩件人生大事

上缺了我都不行。這好像有一種甚麼特別的意義，但是我卻有點說不上來——我從來對自己的事情都不習慣多加沉思，但是現在除了沉思以外，好像也別無它事可做。

歸去罷。歸去罷。曾經裹在妳身上的白色裹屍布隨著我的緩步輕移向後延宕，好似一條鋪展開來的哈達，像水流般的輕柔，像風聲般的飄曳，竟自潔白而溫婉地向著天葬臺傳送最後的神祕音律；那一副依依不捨的神情在撫過的白色空氣裏，好似一抹抹地記掛著難捨的風月，又好似一絲絲地吟詠著已然消逝而去的記憶。

冷霧在白布向後的拉曳裏消散了，然後在一朵朵向後飄颻的蓮花湖珍寶裏訴說著，一切都不曾浪費，既不曾以黃土覆蓋的墳塚污染山水的靈氣，也不曾以熊熊燃燒的火燄驚擾曙光的哀慟，甚至於連一坏黃土都不黏滯，卻長養了飛在天上的無數生靈。

我佇足，凝視著過往的牽繫，一時有些癡了，一顆晶瑩的淚珠就在沉重的眼眶裏懸動了起來。懸動，懸動。我努力地壓抑住滾動的淚珠，不讓它掉下來，卻終於壓抑不住回視裏的一抹淒涼在曙光裏閃現，在我的僵化面容上雕塑，在無聲的氣息裏凝聚著無言的柔軔。

我最後還是沒能壓住，那顆晶瑩的淚珠終於有若千錘百鍊的鐵珠子，帶著千鈞之力滴下，落在黃土上猶如數噸重的錘擊。滴落了，滴落了，我最後的眷戀；溶進了，溶進了，我永恆的記憶。莫因我沒有一聲聲的哀號，就說我不懂得愛情的淒風苦雨；莫因我沒有一曲曲的輓歌，就說我不懂得生命的生息不止。這一片乾巴的黃土地將是我最後的見證，它不僅吸收了我這世最後一滴淚水，更詮釋了我今生最後的眷戀。

依舊是來時路。黃泥巴路何其地長，蜿蜒蜒蜒，直奔往那不知方向的家園。我故作輕鬆將白色裹屍布纏繞在肩頭，但是一旦纏起，白布就沉重起來，好似一縷萬劫以來的精魂在業風緣雨裏纏繞，於是令我在重新踏上黃土乾巴的來時路時，竟然有了重溫來時的黯然。

依舊是來時路。面對著黃泥巴路，是沉重也是輕鬆，沉重的是我將再度面對日夜承載著孤獨的自己，輕鬆的是我將再度告別輪替無常裏的紅塵糾纏。我真正是一個人了。真正是將沉重與輕鬆擺在一起承受了。只是這麼一條黃泥土路已然沒有了纏繞白布的跳動震盪，卻又如何能預知我未來取捨的依憑呢？這麼一條體溫猶存的裹屍布軟乎乎地只足以包裹起禿鷹振翼的飄忽，卻又如何能令我在塵土飛揚裏體會因緣聚散的玄機呢？

沉重是真沉重，輕鬆也算輕鬆。白布條的飄曳，使得夾道兩旁的濃密樹林一掃黑鬱的影蔭，也使得曙光裏才剛復甦的生命氣息交相呈現出躁動與混亂；它向後拖曳的白色痕跡，像是沉默地哀悼妳已走過一生的疲憊，又像是歡欣地慶賀妳已安然地回歸於原來的起點。

是呀！這一生這一世的容顏，這一生這一世的形體，已經因為全數飄散在清新的空中而佇留在另一批生命的軀殼內；一切都因腐肉重新尋覓到歸屬而有了寄託，沒有素燭香火，也沒有花果盆奉，只有嗚咽的鷹鳴盤旋在人生最後的砧板上。

是呀！這一生這一世的骨血，這一生這一世的理肌，已經因為全數融化在再世的連續而演變為千千萬萬來生的依據；一切都因大卸八塊的痛楚有了新的內涵，也因消散的腐肉各自展開嶄新的生命篇章。這無疑地是另一個起始，更是無數起始的開端。

遠方的天地交接處又起霧了。霧氣浮動裏，黃泥巴路兩旁的黃土高原逐漸地被濃霧遮蓋，最後整個都不見了；隱隱約約中，似乎有一個白點破霧而來，無聲無息，漸行漸近。我整個人就這樣地在空盪的板車前傻了……